

重逢

● 当代苏联中篇
小说选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重 逢

伤 假／维·康德拉季耶夫著 陈敬咏 应天士 袁玉德译
重 逢／维·康德拉季耶夫著 于国畔 姚龙宝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当代苏联中篇小说选辑

重 逢

维·康德拉季耶夫著

陈敬咏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27,000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327-0666-4/I·326

定价：6.4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目 次

伤假·····	维·康德拉季耶夫著	1
	陈敬泳 应天士 袁玉德译	
重逢·····	维·康德拉季耶夫著	143
	于国畔 姚龙宝译	
作者与作品简介 ·····		323

伤 假

维·康德拉季耶夫著

陈敬咏 应天士 袁玉德译

沃洛季卡^①中尉吃力地登上电车的后节车厢，乘客顿时闪开身子让他。他想到这当中的原由，不由心头冒火，对大伙产生了反感。

当然，有个妇女随即站起身给他让座。

“坐吧，军人同志……”可这军人同志以一种阴沉的眼光扫视了她一下，使她不禁一哆嗦，嘟囔道：“老天啊，这么个小青年。”

看来，在莫斯科还不经常见到这些直接从前线归来的战士，他们在战火中受尽折磨，负了伤，身上穿着被子弹划破了的、血污斑斑的棉袄，脚上的靴子绽缝开裂，粘附着两个多月未刷洗的泥污……人们望着沃洛季卡。眼睛里蕴含着同情。几个上了年岁的妇女噙着泪水，但这也使中尉恼火——干吗瞪眼？又不是到丈母娘家吃春酒回来的。大概，你们认为，战争嘛，就象电影上演的那个样子……特别使他气忿的是那些修饰整洁还系着领带的男人。

他坐到让给他的座位上，邻座从他身旁挪开了一些，这又增添了她的愤怒——瞧瞧，脏得都吓人了……他就这样坐着，不时

^① 沃洛季卡是弗拉基米尔的昵称。

地咬紧下唇，两眼不看旁人，这才不觉得过分的难受——难道是他自己想这个样子回莫斯科来的吗？——于是，他猛然拉开棉衣前襟，露出了挂在军便服上簇新的“英勇”奖章——列位，看吧！污泥血斑你们倒看在眼里，对于战功就不在意！他迅疾地立起身，对一个衣着考究、系领带、拎皮包的男人，并非完全无意地磕碰了一下，走到车厢的那头。

他紧盯着窗外，熟稔的莫斯科的街道从眼前浮掠而过，但是他仍然不能确认，这就是莫斯科的街道，而他，活着回家来了……

一直到电车临近他家门口，在他下车的站头停靠时，他心头才猛一震颤。看来，一切全是真实的！他回到了家！平安归来……

他下了电车，并没有欣喜若狂地奔跑起来，恰恰相反，他站定了，瞥视了一下家屋前亲切的街道，只是当他看到了自家的房子——完整的、没有毁坏的楼房，只比过去更加破旧了一些，积满灰垢的窗子大概很久没有擦洗了，大门口铺地的瓷砖彩釉也已经有些剥落——这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吐了出来，他觉得心灵深处那种在可怕的尔热夫战场上日日夜夜的异常的极度紧张，也随着这口气吐掉了。

不知是哽咽了一下还是呻吟了一声，他奔跑起来。三楼住处门前这时伫立着的已经不是那个凶猛、粗犷，瞪着一双狂怒的不仅使普通战士，甚至使派往他连里服役十年以上的指挥机关人员也害怕的眼睛，不止一次地鼓动起战士冲锋陷阵的步兵连长沃洛季卡中尉，而是一个饱受痛苦、激动万分的大孩子。对这个孩子来说，在尔热夫城下不管他如何克制、如何勇敢，经历的一切毕竟是力所不及的艰难。

“老天呀，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啦！”他听到象是不知从什么远处传来的母亲的嗓音，他一个星期没有刮胡子的粗糙的脸上，感到了母亲的泪水。“你活下来了，活下来了！”她一连声地絮叨着，没有拥抱，而是在儿子身上到处抚摸着，象是想竭力证实，这确实就是她的儿子。

“活下来了，妈！……就是脏得很，”沃洛季卡终于有了答话的力气。当他感到母亲的手指正要触摸到自己棉衣上那块发了硬的血斑时，便悄悄地避开母亲的触摸。

他避开母亲的触摸后就动手脱棉衣。

“我帮你脱，”她急忙说。

“不，不……我自己来。”说着，他从吊悬的三角绷带中抽出手臂，扯下棉衣，“把它搁在哪儿？”

“我给你放到贮藏室去。”母亲说着伸出手来。

“我自己去，妈！”他把棉衣往回一抽，走出了房间。

他回到屋里时，母亲问：

“伤重吗？”

“不重。”这个回答并没有使母亲兴奋，她反倒有点懊丧，嗫嚅道：

“那么，你待的日子不长喽？”

“是的，妈，大概不会很久。”他坐到沙发上，朝房间四面环顾了一下，到这时母亲才发现他的奖章。

“你获奖了！立的什么功？”

“战功，妈妈。”他回答得很平淡。

“这我知道……问你怎么得到奖章的。”

“我去的战地上，大伙全都该得奖章……只是奖章没人领。”

“为什么没人领？”母亲惶惑地问，可是当沃洛季卡只耸耸肩作为回答，脸色阴沉下来时，她便全懂了。

沉默片刻之后，沃洛季卡沙哑地问道：

“妈妈，我们可有伏特加？”

“没有，沃洛佳^①。我上邻家问问，总有人家会有的，不会让我白跑。”

然后，母亲把浴间的温水加热器点燃。他钻进了热腾腾的水中：到这时，从一个天地到另一个天地的急速变化仍然使他感到恍惚。仅在一个星期之前，他还置身于炮火纷飞的前线，在那里，莫斯科、家园在他心中显得何等遥远，何等渺茫，几乎是不复存在了。突然之间——到了家。他的房间，他的母亲，母亲正唤他到桌前就座，桌上摆着煮熟了的带皮的土豆，切成一片片的黑面包，一瓶伏特加，还有……一听鲱鱼罐头。

放在桌上的这种简单的吃食，就足够使他惊讶的了。

“从饮食上看，大概你们的日子还不那么糟，”他脱口说道。

“不，沃洛佳，很糟……口粮一吃完，就得上集市买土豆，一公斤土豆九十卢布。银汤匙也卖掉了。喏，这听鲱鱼还是我战前收起来的。”

“妈，”沃洛季卡把手伸进军便服的衣袋里，“这儿有钱。很多。我们中尉级的三个月的工资。”

“多少？”

“很多。将近两千。”

“谢谢，沃洛佳，我把它收到这儿，小柜子里……可是，唉，这钱并不象你想的那么多。”

^① 弗拉基米尔的小名。

“两千还不多？”他诧异了。

“是的，坐吧，沃洛佳。”

他坐了下来，给自己斟了满满一杯酒，当他连眉毛也不皱一下便一饮而尽时，母亲的两眼睁得溜圆，接着他便慢悠悠地，很慢很慢地，象他们在前线时那样，一点点地吃起来。

“你的一双眼睛非常怪异，沃洛佳。”母亲说，一面担心地打量着儿子的脸，看来，她是在寻找这三年来儿子身上所发生的变化。

“我喝了酒嘛，”儿子耸耸肩膀。

“你回来时那双眼睛……很疲惫，特别没有神，一点眼神也没有，我都不敢望着你的眼睛……为什么你一点情况也不谈？”

“谈什么呢？妈！就是打仗嘛……”说过这话之后，他继续慢吞吞地细细咀嚼着面包片，于是母亲猜着了。

“你们常挨饿？”

“嗯……不……正常。只是这会儿用餐又吃起来别扭。”他说着微笑了一下，在这段时间里这还是第一次。

他们沉默了很久，沃洛季卡不时地感到母亲投来惶惑的探询的眼光，但此刻他能对母亲说些什么呢？哪些事儿可以跟她说，哪些不能说，他甚至还没有想定。于是，他给自己又斟上半杯，喝了一口之后，又默默地细嚼慢咽起来。

“妈，我的那些伙伴怎么样啦？那些同学、邻居？”他终于问道。

“各奔东西了，沃洛佳……我晓得的，你同班同学加林死在前线了，住八号的柳芭也死了。”

“柳芭？她怎么上前线去的？”

“自愿去的……”母亲看了他一眼，接着说，“你不也是？”

沃洛季卡盯着桌上的盘子，没有回答。

“叫人心里难过，沃洛佳。从一方面说，我知道这是命运；可从另一方面说，也会想到，完全可能没有这些事。你怎么不发声？”

“这是命运，妈。”沃洛季卡没有立即作答。

“那你没有写过上前线的申请？……”

“战争一开始，我们大家都写了申请。不过这不起作用……不起作用……”沃洛季卡看得出母亲不大相信他的话，但是真话他又不能说。

过了一刻，母亲怯生生地问了一句：

“你，大概想见一见尤莉娅吧？”

“不……暂时不，”他停了一下才回答。

“从战争开始那天起，她几乎每天都上我这儿来，我们一起等候你的信，一起读……照我看，沃洛佳，她有好一段时间没给你写信，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不过是糊涂，幼稚和淘气，她完全是个小女孩。你们该当见见面。你呢……你得原谅她。”母亲说，显然这话有它深刻的含义，她希望尤莉娅能帮助沃洛季卡平静下来。

“原谅她什么？”沃洛季卡淡然地问。

“喏……原谅她好久没有给你写信，”母亲有点儿惊惶。

“小事一件，妈！”他摆了摆手。

“可是你收不到她的信的时候，象是也难过了一阵？”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现在这一切……”

母亲又凝神看着他——几乎不理解不熟悉这样的儿子了。儿子成了另外一个人。

“谢尔盖在哪儿？”

“谢廖扎^①在莫斯科。他在芬兰前线受伤后，有了一张‘白证’^②……我真得感谢他，沃洛佳，他给我找了个厂外加工的活儿。你看，我在家缝军用衬衣，也有了一份劳动配给。这以前，整个月没有活儿干。我们的出版社撤退了，可是我没有跟着走，心里一直嘀咕……万一你突然为了个什么事回到莫斯科来呢……”

沃洛季卡立起身，向沙发走去。

“我躺一会儿，妈……”

“对，对，当然，你得歇歇。”她一面叠放枕头，一面连声说着。

“暂时我什么人也不想见，妈妈，连尤莉娅在内。”他打了个呵欠，直挺挺地躺到沙发床上。

可是他和尤莉娅的见面就在当天，确切些说，是在当晚。她到来的时候，沃洛季卡刚醒来，听见门铃响了两下，晓得是尤莉卡^③来了。他点上一支烟，也不坐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房门，听见鞋后跟在走道上橐橐作响，听见她向母亲问候，听见她的脚步声渐渐移近门口，于是……

尤莉娅轻盈地跑进屋，一瞅见沃洛季卡，朝后一跳，然后哎哟喊了一声，举起双手拍了一下就僵在那里。她眸子里闪现出的惊讶、喜悦之中蕴含着一丝难以言述的凄惶。

沃洛佳故意不急不忙地从沙发床上坐起来，套上母亲刷洗干净了的、此刻看起来不太顺眼的高统靴，然后又故意慢悠悠地

① 谢尔盖的昵称。

② 暂缓服兵役的证件。

③ 尤莉娅的昵称。

向尤莉卡走近几步，站定了。

“沃洛季卡……是你？天哪，这真能叫人送命。你母亲一句话也不说……什么时候回来的？”

“早上。”

“受伤了？……得了奖章！我晓得你会打得很出色的……天哪，我不是说这个……你要待很久吗？”

“啊，进来吧。既然光临，就不必站在门口。”

尤莉娅的模样儿变了。不，她既没有长高，体态也没有更丰满一些，只是少掉了两根可笑的怪样儿的小辫子，剪了一个“男式”的短头发，嘴唇鲜亮得象是染了色，眼神极其严肃。

“我这就进来……”她说，但是还站在门口，“天哪，我做了些什么啊！你要待很久吗？”

“还不知道……进来吧。”

尤莉卡不知怎么略带迟疑地向他走过去，站定了，象在期待什么，但是沃洛季卡只是向她伸出一只手，话说得够生硬的：

“坐吧，请你说说，当我在军事学校跌打滚爬，并且等着你的来信的时候，你在忙些什么？”

“沃洛佳，以后再谈这个……这不是主要的。我会带给你一本黑皮封面的笔记本，上面全写着，那你……你就会全懂的。是糊涂事，沃洛佳，可怕的糊涂事……”

“究竟是干的什么聪明事儿？”他阴郁地问道。

“现在我不能说……你会杀死我的。”

“我还并不那么象奥赛罗。”沃洛季卡笑了一下。

“可惜，只是……”尤莉卡从小提包里掏出香烟、火柴，并且点上了一支烟。

“学什么时髦？喂，扔掉！”沃洛季卡几乎叫起来。

“我早就抽烟了，沃洛佳，战争一开始我就抽上了。”

“扔掉！”尤莉卡急促地吸了一口，把烟卷丢进了烟灰缸。“战争开始以来，你还学会了些什么？”

“再没有什么。”

“这儿有伏特加……大概你也会喝了？”

“没有学会。不过你给我倒一点，我得镇静镇静……”

“不至于有人打你的。”沃洛季卡说着，摇了摇头，但还是从餐柜里拿出酒杯，倒了一点儿酒。

尤莉卡喝完酒，变得那么严肃，引得沃洛季卡也入神注意起来。

“我应当向你说明……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说起。但是，你要理解我，而且……原谅我。”

“说！”沃洛季卡按捺不住地用命令的口吻说。

“明天十二点前我要……去兵役委员会……带行李……”

“见兵役委员会的鬼去吧！”他大喝一声，“你糊涂了，是吗？”

“我又不晓得你回来……我要跟你一道……在前线，”她用勉强可以听得见的嗓音说，坐到了沙发上。

“胡闹，你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而且是对一个小姑娘来说！你懂这些吗？”

“但是我很想经受一下你遭遇过的一切……”

沃洛季卡的母亲走进屋来。

“妈，你猜，她搞的什么名堂？明儿她就入伍了！”

“老天啊……这是怎么回事，尤莉娅？沃洛佳回来了，而您……您又要走了……而且……”

“我怎么晓得他回来？我想，我们突然一下子在前线相会

……”尤莉卡带着哭腔嘟囔着。

“亏你找了这么个约会的好地方！唉，你这个女人真不傻……”沃洛季卡怒气冲天地把烟蒂一扔，在屋子里大步走着，蹬得靴子直响。

“别激动，沃洛佳。”母亲说。

“我不激动。让她走好了，既然……”

“沃洛佳……”母亲责备地打断了他。

“我又不是玛依卡！根本就不想到处去追求相好的！我是去打仗！”尤莉卡突然叫喊了一声，真的号哭起来。

“打仗！你晓得打仗是怎么回事！现在真该好好地给你一顿拳头！”沃洛季卡又发起火来。

“沃洛佳！……”母亲制止住了他。

“你真难伺候，沃洛佳，”尤莉卡带着哭腔喃喃地说道，“我常说你是个难伺候的男孩子。”

“男孩子！现在我是个男子汉！懂吗，男子汉！这几个月里我见识到的你一百年也见识不到。你看一看我，看一看。”他走到尤莉卡面前站定了。

尤莉卡抬起眼，大概，她到这时才看出沃洛季卡的变化，他是那么消瘦，眼眶下有着深深的黑晕，眼睛里凝聚着无法忍受的疲倦和迷乱。于是她小声说：

“告诉我，那边怎么样？你的这双眼睛……天哪。你怎么不说话？”她双眼直直地盯着沃洛季卡，突然用双手捂起脸，低声说：“我不知怎么也怕起来了。明儿我不去兵役委员会去了。”

沃洛季卡双唇一撇，他极其痛惜尤莉卡，但嘴里却说：

“明儿我也不会去给你送行。”

“别折磨我……我们只有一个晚上。你一定得去……”

沃洛季卡去了。第二天十一点钟，他在尤莉卡家里，跟她的眼泪汪汪的母亲谈了几句，又对神思恍惚、阴郁沮丧的父亲安慰了一番，当然，这位父亲还不知道女儿是自愿报名入伍，一直在绝望地嘟囔着：“吃了大败仗了……征兵征到女孩子头上了。吃了大败仗了……”他请了假给女儿送行，但是尤莉卡断然宣布：只要沃洛季卡一个人去送她。母亲手忙脚乱地给女儿拾掇衣物，但这些衣物随即又被女儿默默地归放到原处，并且说根本用不着，可是母亲过了一刻又把它们塞进尤莉娅的小皮箱里，这只皮箱沃洛季卡在中学时就常见到过。

父亲用瑟瑟发抖的双手从餐柜里拿出一小瓶开了封的酒，给大家斟上。酒瓶的颈口碰着酒杯，发出凄切的叮叮声，这使大家难受。

沃洛季卡看着这种忙乱的饯行，看着尤莉卡双亲忧戚的面容，看着他们眼睛里的悲苦，不知怎么却想起了集合在团指挥所前的队伍，他站在队伍里拿着请求上前线的申请，为自己的决心而激动、自豪，他充分感受到这一抉择的巨大意义，根本没有想到，在遥远的一隅，自己的母亲正祷告上苍祈求降福，让她的儿子仍旧留在远东，让战火从儿子的身旁掠过。

此刻，尤莉卡的父亲已给各人斟上伏特加，用激动得不听使唤的右手举起酒杯，大概因为无力说出话来，只做了个手势，邀请大家就坐。他们分别坐在室内散放的椅子上，默默地就着小酒杯啜饮温热的刺嗓门的伏特加，然后都站起身。沃洛季卡拎起尤莉卡的小皮箱走上过道。从过道上可以听见尤莉卡母亲的大声哭叫，听见尤莉卡父亲硬挤出来的一些临别嘱咐……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设在奥斯坦津街的新兵征集站：征集站